

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蕴含、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

李龙 常春霞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新时代青少年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性工程,对职业认知的奠基、生涯发展的启蒙、教育生态的优化具有显著的意蕴价值。当前,制约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课程开发滞后、资源保障薄弱及评价体系错位。为此,建议从构建“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协同机制、开发校本职业体验模块与数字化平台以及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性评价系统三方面进行施策,探索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 职业启蒙教育; 小学; 家校合作

随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确立,小学职业启蒙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的要求^[1]。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进一步强调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2]。职业启蒙教育以引导学生认识职业世界为核心,在培养职业兴趣、明确职业方向、塑造职业素养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3],是为青少年未来职业规划奠定基础的先导力量。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社会普遍存在偏见以及教学质量有待提升等。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起点,小学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肩负着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难题、改善其社会形象的关键使命。基于此,本文从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切入,探讨其现实发展困境,并积极探索推进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落地实施的有效路径。

一、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蕴含

(一) 职业认知奠基: 促进儿童社会角色理解与自我探索

职业启蒙教育在小学阶段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为儿童构建社会角色认知的基石,并引导他们初步探索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这一阶段的教育并非简单传授职业知识,而是通过创设真实或模拟的职业场景,帮助儿童了

解不同职业的工作内容、社会贡献及所需技能,从而形成对职业世界的全面认知。例如,儿童通过参观消防站、医院、超市等场所,能够直观感受职业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理解每个职业在社会运转中的独特作用,这种认知过程不仅激发了儿童对职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还促使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优势与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方向。另一方面,职业认知奠基为儿童的自我探索提供了实践平台。在角色扮演、职业体验等活动中,儿童尝试扮演不同职业角色,体验职业行为背后的责任与挑战,这种体验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性格特点、能力倾向和价值追求,从而逐步明确自我定位和发展目标,而早期职业体验能够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职业认同感和自我效能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奠定心理基础。

(二) 生涯发展启蒙: 构建个体成长与未来规划的衔接桥梁

生涯发展启蒙旨在通过引导儿童认识自我、探索职业世界,其核心价值在于唤醒儿童的生涯主体意识,使其在充分了解自身兴趣、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家长作为生涯启蒙的“引路人”,应通过观察儿童在玩耍中的偏好、参与职业体验活动等方式,帮助其发现自身优势。例如,孩子对汽车制造表现出浓厚兴趣,家长可引导其了解相关职业路径,逐步明晰未来发展方向。学校则通过开设生涯教育课程、组织职业体验日等活动,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生涯发展指导。生涯启蒙强调“知己、知彼、选择、行动”的完整链条,不仅关注职业认知,更重视生命意识的培养。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儿童能在实

践体验中积累生涯规划经验,逐步构建个体成长与未来规划的衔接桥梁,同时,早期生涯启蒙能有效提升儿童的自我决策能力,为其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教育生态优化:推动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系统衔接

教育生态优化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其目标在于促进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形成育人合力。基础教育阶段应强化职业认知与体验,通过开设职业启蒙课程、组织职业实践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职业世界,激发职业兴趣。职业教育则需向基础教育延伸,提供职业体验资源、参与课程设计,促进两类教育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教育生态优化强调系统性与协同性,需打破学段壁垒,构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机制,因此,一些职业院校可开放实训基地,为基础教育学生提供职业体验平台;基础教育阶段则可引入职业教育师资,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同时教育生态优化需关注个体差异,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多元化发展路径,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无缝对接,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二、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课程开发滞后:职业启蒙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

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开发滞后,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是当前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的显著困境,系统性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课程需要学校具备丰富的教育资源作为支撑,包括足够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学场地和专门的教材等^[4]。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已明确提出加强职业启蒙教育,但实践中学校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开展意识淡薄,受应试教育影响,更侧重于学生学业成绩,导致职业启蒙教育处于边缘化地位,部分学校虽尝试将职业知识融入课堂教学,但往往一带而过,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尤其是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缺席,“导致后续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出现了内容体系庞杂、实施浮于表面的现象,不但影响教育观念,还带来了诸如片面追求升学,排斥职业教育等问题”^[5]。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政府早在 2009 年就推出职业指导计划,将职业教育提前至小学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职业生活是普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课程内容更新缓慢,难

以反映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变革。例如,制造业等领域急需高素质技能人才,但现有职业启蒙课程多局限于传统职业介绍,对新兴职业、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实际用人标准涉及较少,这种脱节不仅影响学生职业认知的全面性,也削弱职业启蒙教育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指导作用。

(二)资源保障薄弱:师资专业化程度与校企协同机制缺失

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对于职业启蒙教育内容的选择主要依托于教师,通常是教师传授什么学生便接受什么^[6]。而现有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双轨制”困境:学科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而企业导师又欠缺教育转化能力。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职业启蒙教师未经历过系统化职业培训,其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书本理论,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过度学术化而脱离职业场景,或流于技术展示而缺乏教育引导。校企协同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困境。尽管政策层面持续倡导产教融合,但企业参与职业启蒙的内生动力不足,校企双方尚未建立有效的资源交换机制。企业顾虑参与成本、知识产权风险及短期效益不明显等问题,导致设备共享、实习基地建设等合作形式多流于表面。这种资源壁垒不仅限制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深度,更导致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形成“平行线”关系,难以形成育人合力。

(三)评价体系错位:传统应试导向忽视职业启蒙过程性价值

当前,虽然在政策规定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享有同等地位,但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导致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存在偏见: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望而却步,中高考录取机制给人们造成职业教育是“次等的教育”的不良认知^[7]。传统评价模式也过度强调知识复现,将职业认知简化为标准化测试中的符号记忆,忽视了职业启蒙的过程性价值。研究显示,超过 80% 的职业启蒙课程评价采用纸笔测试形式,而实践操作、职业体验等过程性指标权重不足 20%,这种评价导向促使教学行为发生异化:教师倾向于灌输应试技巧而非培养职业思维,学生则专注于知识点背诵而非职业探索。职业启蒙的本质是引导学生建立职业认知框架,其发展具有阶段性、生成性特征,难以通过量化指标精准测量。现有评价体系缺乏对职业兴趣培养、职业价值观塑造等维度的有效关注,导致教育效果评估出

现“失真”现象。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应试导向的评价机制与产业需求的人才素养模型存在系统性错位，难以发挥职业启蒙教育应有的社会功能

三、一级标题：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突破路径

（一）政策驱动创新：构建“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协同机制

为有效推进小学职业启蒙教育，需构建以政策为引领、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企业为支持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政府应发挥政策制定的宏观指导作用，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制定有利于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教育实施提供制度保障，联合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共同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学校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主体，应在政策框架内积极创新教育模式。通过开发跨学科职业启蒙课程，将职业认知、职业体验与学科知识相融合，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企业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支持力量，应积极参与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提供。通过参与课程开发、提供实践岗位等方式将行业最新技术、岗位需求和教育资源融入职业启蒙教育。同时，企业可开放生产场所和研发平台，为学生提供职业体验和实习机会，使其在实践中深化对职业的理解和认知。通过政府、学校、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职业启蒙教育新格局，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资源整合：开发校本职业体验模块与数字化平台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延伸，其课程资源的整合效能直接影响学生对职业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开发校本职业体验模块与数字化平台构成双轨并行的突破路径，既延续了传统课堂的系统性优势，又通过技术赋能拓展了教育场景的边界。校本职业体验模块需立足区域产业发展特征与学龄儿童认知规律，构建“认知－体验－反思”的螺旋式进阶体系。模块开发应整合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及社区资源，将职业知识图谱转化为适龄化教学内容，平台需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数据库，运用大数据追踪区域产业转型趋势，自动生成适配性课程资源包。二者融合创新关键在于打造 OMO（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校本模块提供结构化知识框架，数字化平台作为延伸工具，实现课前职业倾向测评、课中 AR 辅助实践、课后虚拟职业社区

互动的全流程覆盖，这种混合式教学不仅提升资源利用率，更通过数据采集构建学生职业兴趣图谱，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指导依据，这种模式变革了传统职业启蒙的单向灌输，构建起“采集－分析－响应”的智能教育闭环，为小学阶段职业启蒙教育提供了兼具系统性与灵活性的创新范式。

（三）评价范式转型：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性评价系统

传统纸笔测试主导的终结性评价，难以捕捉职业认知发展的动态性与多维性特征，其标准化量化逻辑更可能窄化职业启蒙的教育意蕴。发展性评价系统的构建，需要突破单一主体、单一维度的评价窠臼，建立涵盖知识习得、技能掌握、态度转变、价值观塑造的全域评价指标，这种转型不是评价工具的简单叠加，而是教育理念的深层变革，要求从“证明”转向“改进”，从“甄别”转向“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形成，需要构建利益相关方协同评价网络。学校作为主导者，应制定弹性评价框架，为教师、学生、家长、行业专家提供评价准入标准与操作规范。教师运用课堂观察日志记录学生职业角色扮演中的决策过程，家长通过亲子职业对话反馈家庭场景中的认知延伸，行业专家依据职业标准评估学生作品的应用潜能，形成多维度评价数据流，各主体评价权重需动态调整，如在低年级侧重学习兴趣与基础技能的评价，高年级逐渐增加职业认知深度与创新能力的考量，形成阶梯式评价结构。发展性评价的核心在于建立“采集－分析－反馈－改进”的螺旋式循环，数字化评价工具的开发，能够实时追踪学生在虚拟职业场景中的行为轨迹，当系统发现多数学生在“团队协作”维度表现薄弱时，自动触发教师研修模块更新，这种数据驱动的评价革新使职业启蒙教育从经验主导转向证据支持，构建起持续改进的生态化评价系统。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2025-02-1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10/t20211012_571737.html.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EB/OL].(2025-01-19)[2025-02-16].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3] 邢丽珊. 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价值与实施路径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0, (52): 136-137.

[4] 王菲菲. 职普融通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建设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24, (01): 22-28.

[5] 刘晓, 郁珂, 杜妍. 小学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构建理路[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 49(10): 39-48.

[6] 吉标, 杨旭. 交叠影响域理论视野下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困境及突破[J]. 教育与职业, 2023(4): 102-108.

[7] 李兴洲, 赵陶然, 王鲁艺. 论职业教育的交换权利: 兼论职业教育“同等地位”及其实现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9): 38-44.

作者简介:

李龙(1998-), 男, 安徽阜阳人,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评价研究; 常春霞(1997-), 女, 重庆人,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管理研究。